

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

上古神話

高 亨 董治安
合 著

山东大学
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

上古神話

高 亨 董治安
合 著

主 編 者
馮沅君 蕭滌非
高 亨 陆侃如

上古神話

高亨合著
董治安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*

開本 787×1092毫米1/36·印張 2 1/3·插頁 2·字數 37,000

1963年9月第1版

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30,500 定價 0.25 元

統一書號 10018·341 63.7.京型

山东大学

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叢书

出版說明

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間，山东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曾編写了一部約三百万字的文学史初稿。后因忙于其他任务而未能修訂完成。一九六二年初，我們經過討論，决定以这部初稿為基础，改写成一套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》，由研究室的几位老教师主持編輯工作。

这套丛书以专题研究的方式，选择我国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重点作家作品，加以較詳的分析論述。各书体例根据具体对象灵活掌握，不要求严格的統一；字数多少也由內容需要而定；各书編写者分別执笔，完成后即陸續交稿出版，不以作家作品的时代為序。

开国以来，依据毛主席指示的批判继承的方針，整理文学遺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績，文学史著作已有多种。而文教工作者和高等学校的学生想要进一步钻研古典文学时，还常感到专题著作太少。因此，我們編写这套丛书，以

供同志們參考；同時也在某些問題上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向大家請教。

這套叢書，蒙中華書局大力支持，承印出版，特附此誌謝。

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

前 言

《上古神話》的基础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所編中国文学史初稿中的上古神話一章，原来执笔者有謝家桂、潘仁山、刘淦、王挹清諸同志，治安也曾参加。这部分初稿是集体劳动的成果，它創立了較好的規模，分析与論述頗有可取之处；但也存在一些缺点。我們据以修訂补充，保存其精华，增添其餘葉，篇幅亦由两万多字扩充到四万字左右，成为現在这个样子。

这本小书，我們虽然經過反复推敲而后定稿，但由于我們学識水平不高，表达能力不强，书中缺点和錯誤在所难免，殷切希望讀者給予指正。

高 亨 董治安

女媧



女媧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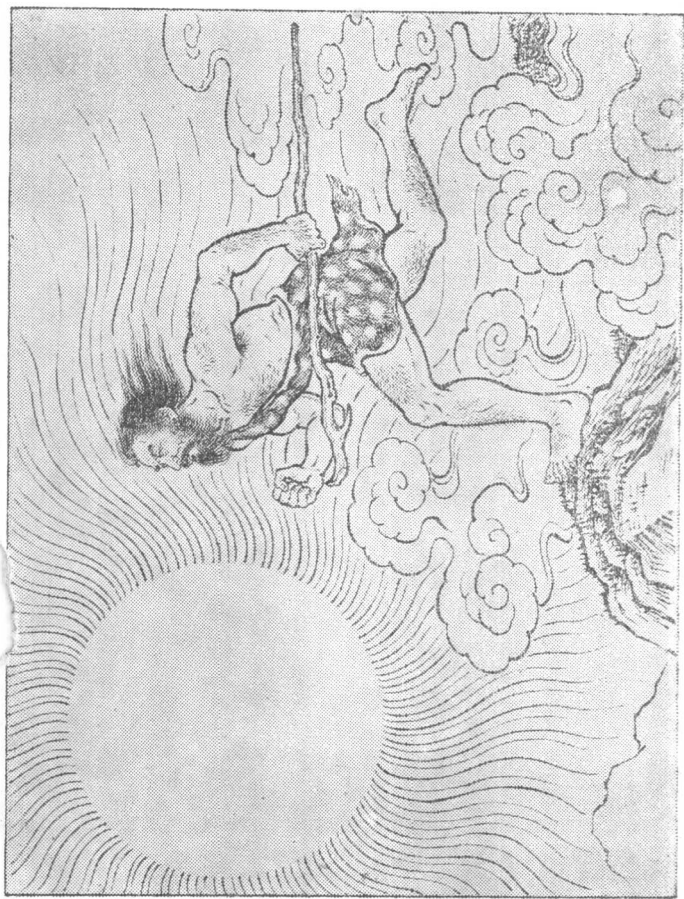
(选自明萧雲从作《离骚图》)

神鳥解羽



羿射九日

(选自明萧云从作《离骚图》)



夸父逐日

房绍青画



上焉治水

刘振业、田辛甫画

目 录

一、上古神話的产生与流传	1
二、神話与传說及迷信的区别	9
三、几个著名的上古神話	18
(一)女媧造人与补天	18
(二)夸父逐日	23
(三)精卫填海	27
(四)羿为民除害	29
(五)鯀禹治水	37
(六)黄帝与蚩尤之战	48
四、上古神話的成就	53
五、上古神話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	66

一、上古神話的产生与流傳

我国上古神話大都产生于原始社会，是原始社会人們口头的文学創作，是他們为了表达自己劳动斗争的业绩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，以及表达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認識，通过幻想編織成的一些神奇的故事，又經過后人的不断加工。

神話是怎样产生的呢？为了說明这个問題，有必要先概括地分析一下上古神話的内容。就保存到現在的一些神話故事看来，它們的内容虽然丰富复杂，但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：

一是解释自然現象的神話。如：《山海經》記“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”（《大荒南經》），“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”（《大荒西經》），是說明太阳、月亮的起源；女媧摶黃土造人，是說明人类的起源；此外如《詩經》：“天命玄鳥（燕子），降而生商。”（《商頌·玄鳥》）这个故事是說：上帝派遣玄鳥，給有娥氏之女簡狄一个卵，簡狄吞下，因而怀孕生契，是为商人的始祖。又《詩經》：“厥初生民，时維姜嫄，生民如何？克禴克祀，以弗无子，履帝武敏，歆，攸介攸止，載震載

夙，載生載育，時維后稷。”（《大雅·生民》）这个故事是說：有郤氏之女姜嫄，踩了上帝的足印，因而怀孕，生下后稷，成为周人的始祖。这是說明氏族的起源，也可划入这一类。

二是反映与自然斗争的神話。如精卫填海、夸父逐日、羿为民除害、鲧禹治洪水等等都是。这类神話大都歌頌着敢于和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。

三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神話，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映部落間战争的神話。如黄帝与蚩尤之战。

以上三种内容往往是相互錯綜的，我們只能就其主要方面加以区分。

这三类神話中，前两类主要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。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微，生产工具极其簡陋，人們依靠集体的劳动維持生活，当然免不了遭到洪水、干旱、兇禽、恶兽、毒蛇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的侵袭；而低下的生产力又决定了原始人低下的知識水平，他們对于自然界种种复杂变化的現象，虽然有某些感性認識，然而却不能、也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解释。他們迷惑，他們惊奇，甚至于恐惧，于是，就根据自己的思考，幼稚地以为宇宙万物都有具体而形象的神灵在主宰着，把自然界的威力予以神化，从

而創造了天、地、日、月、風、雲、雷、雨、水、火、山、川等各種神及其故事，成為解釋自然現象的一些神話。原始人對於大自然的態度，並不是消極地逆來順受，聽從神的支配，為了更好地生產、生活，他們無時不在和大自然進行鬥爭，力圖改變大自然，進一步控制大自然。在這樣的鬥爭中原始人也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，湧現了不少英雄人物；他們為了讚頌自己的勝利，紀念戰勝自然的英雄業績、以及表達進一步征服自然的理想，因而也把那些英雄的形象和故事，通過幻想，誇張地予以神化，而且與自然界的神聯繫起來，這就產生了反映生產鬥爭的一些神話。

至於反映社會生活的神話，在我國現存上古神話中，所占數量很少，這類神話主要表現人與人的矛盾鬥爭。原始社會晚期，相當於傳說中的黃帝時代，出現了部落間的戰爭，原始人為了紀念戰爭，同樣地通過幻想把部落領導者的形象和故事予以神化，並且與自然界的神聯繫起來，就是這類神話產生的由來。

總之，上古神話無論怎樣離奇和不可思議，歸根結蒂都是當時人們現實生活的折光反映。馬克思說：“任何神話都在想象里並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，支配自然力，賦予自然力以形體。”又說，神話是“在人民幻想中經過不自覺的藝術

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。”（《馬克思、恩格斯論艺术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195 頁）高尔基也說：“神話乃是自然現象、与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。”（《文学論文选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320 頁）經典作家这些十分正确而深刻的論述，对于我們理解我国上古神話的本质和产生过程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。

上古神話是原始人集体的口头創作，它們一个个、陆陆续續地产生了之后，就在原始人的口头上广泛流传着；在流传的过程中，不断得到补充或加工，从而內容逐漸丰富、完整，艺术逐漸提高。正因为如此，同一神話在不同時間和地域里，往往形成一些分歧的說法，例如，《山海經》既說夸父“道渴而死”（《海外北經》），又說应龙杀夸父（《大荒北經》）。又如，《归藏启筮》說鯀死化为黄龙（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郭注引）。《左传》說：“鯀死化为黃熊。”（昭公七年）这种現象很多，是毫不足怪的。

神話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，到了階級社会里，就不免被加上一些階級社会的烙印，甚至遭到剝削階級文人的窜改。例如，女媧造人的故事，《风俗通义》記女媧造人用了两种方法，一是“搏黃土作人”，又是一是“引繩絙于泥中，举以

为人”，而“富貴者，黄土人也；貧賤凡庸者，絀人也”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十八引）。显然这里就掺杂了剝削階級的等級觀念，宣揚宿命論的意識。这类情况值得我們注意。

上古神話經過长期的口头流传，直到周代，才有一部分被文人学者用文字記錄了下来，現存的先秦古籍中，《詩經》有两条，《左传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韓非子》和《呂氏春秋》各有少量記載，而以《山海經》、《楚辭》（指屈宋作品）和汉初的《淮南子》等书保存得比較多。《山海經》是一部記述现实中或傳說、神話中山川物产的地理书，《楚辭》是一部詩歌总集，《淮南子》是叙写刘安及其門客的哲学思想的著作，所以，尽管它們保存了較多的神話材料，而記述的故事，却都比較簡單零散，首尾完整的故事很少。

从古代的記載来看，我国上古神話應該是很多的，但是保存下来的却不够丰富，其大量亡佚的原因当然相当复杂，主要的应有以下几点。

第一，上古神話原在口头流传，經過后人記錄，而后才有可能保存到現在，但我国古代沒有記述神話的专书，有許多神話根本无人写在书上，以致故事失传。这是因为，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家、历史家、文人、学者，常常以历史的

尺度来衡量神話，把神話看作荒唐无稽的东西，从而采取輕視排斥的态度。孔子就是“不語怪力乱神”的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。战国时期的儒家，也都基本上秉承着孔子的这一原則，所以他們的著述中絕少涉及神話。此外，一些历史家也抱着同样的态度，如汉代的司馬迁就說过：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馴，荐紳先生难言之。”（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）又說：“至《禹本紀》、《山海經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”（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）正是因为百家言黄帝杂有神話，《禹本紀》（此书已亡）和《山海經》中的怪物都是神話，所以司馬迁认为不是历史而加以排斥。封建社会的思想家、历史家、文人、学者輕視排斥神話，相沿成风，不去記錄，不加研究，以致許多神話在口头流传中逐漸亡佚了。

第二，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家和历史家不仅輕視排斥神話，不加記錄，而且由于他們受时代的局限，不能理解神話的本质而妄加附会，往往把一些神話故事予以历史化。如《大戴礼》記：

宰我問于孔子曰：“昔者子聞諸榮伊令，‘黄帝三百年’，請問，黄帝者人耶？抑非人耶？何以至于三百年乎？”……孔子曰：“……生而民得其利百年，死而民畏其神百年，亡而民用其教百年，故曰三百年。”（《五帝德》）